

国际象棋选拔赛

张民在国内时,从电视节目中学了一点国际象棋,刚刚起步,谈不上什么棋艺,只是会摆棋而已。我不会下国际象棋,但会下中国象棋。他到英国后,教我怎样下国际象棋,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下。开始时,他下国际象棋的棋艺并不怎样,我总是赢他总是输,但他的棋艺逐步提高,而我的棋艺没有什么进展。到后来,我赢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他赢的机会越来越少。

每年春季,曼思桥小学在学校内开展国际象棋选拔赛。前五名代表学校到外校参加比赛。一天下午放学后,他没有回家,在学校看同学下棋。那时他的英文已经比较好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评论哪一步棋走得不好,哪一步棋走得不好。同学知道他下棋后,就邀请他一起下棋。那时,他错过了国际象棋选拔赛的报名时间,不能正式参加选拔赛,只能下着玩。通过下棋,他结识了许多其他班、年级的同学,下午放学后他经常在学校下棋,有时同学也到家来下棋。

第二年学校国际象棋选拔赛一开始,他就报名参加了选拔赛。他告诉我们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国际象棋选拔赛时,我们没有太在意,认为多参加课外活动可以多认识同学,也不错。过了几周,他告诉我们他进入了前八名,只要再赢几次,他就可以进入学校棋队,到外面与其他学校比赛。学校的棋队有五名队员,他只有进入前五名,才能进入棋队。知道他有可能参加学校棋队后,我们也很兴奋,每天放学后总是打听学校棋赛的情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民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民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民考进了剑桥大学。

况。慢慢的,他的成绩由第八名升为第七名,又由第七名升为第六名。当他的成绩升为第五名进入了棋队后,我们好好地为他庆贺了一下。没有想到他的成绩还在继续上升,成绩又由第五名升为第四名,又由第四名升为第三名。离校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学校的国际象棋选拔赛结束了,张民的成绩是第一名,成为学校的第一号选手与外校的棋队比赛。放暑假前,学校开大会,表彰优秀学生,张民也在其

中。因为他是那一年他们学校的国际象棋冠军,所以他也受到表彰,奖品是从奖品商店买的硬木雕刻的奖牌。

英国的小学,一个班上的活动,甚至怎样上课,与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学校有很具体的规定不能干什么,但没有具体的规定能干什么。如果老师有能力、有精力,班上的同学就活跃一些,班上的活动就会多一些。

五年级时,哈利博先生是他们的班主任。哈利博先生当时四十多岁,是副校长,也教他们的数学。他很有能力,精力也充沛,所以他们经常组织活动,包括多次到伦敦参观博物馆和外出旅游。哈利博先生认为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也锻炼他们的生活能力。

在曼思桥小学的一年夏天,张民参加了哈利博先生组织的一次旅游。他们没有去大城市,而是去郊外旅行,到一个很偏远的小地方住了一个星期,自己带行李和换洗的衣服,住在当地一个学校里。他们白天举行各种活动,包括负重行军,到树林里采集各种标本,半夜起来观察星座等等。晚上他们回到学校吃大锅饭,睡在教室里,大通铺,有点下农村锻炼的意思。

英国的学校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让小孩接触社会。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信奉“百闻不如一见”和“实践出真知”。在英国,到处可见刚在学步的小孩,步履蹒跚跟在家长后面。家长在前面大步行走,一点不在意小孩在后面摔跤。他们认为,学什么事情都要实践,都要付出代价,学走路会摔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蒋铁雄回到战场

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以后,训练班属华北人民政府保卫部管理,班下设管理所。

邱行湘认识了管理所蒋所长。这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布尔什维克。人们皆以“大胡子”称之。他是一个军人,但是他的武器是一支烟杆,他的军装是一件破棉袄,而他的营房竟设在国民党战俘们居住的那一座四合院里。久而久之,邱行湘偶尔把他当成了训练班的组员,可以随意挥斥他的长胡须。

时令正是隆冬腊月,训练班姚科长、管理所“大胡子”和几十个战俘围着火炉团团而坐。屋里的暖气融去了玻璃上的冰花,清新的晨光照射在木桌上的一朵纸做的红花上面。这是一个欢送会。欢送原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快速纵队副司令蒋铁雄,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华北军政大学工作。

蒋铁雄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被“大胡子”按在正中座位上。他站起身,刚刚说了句“我个人能够有今天,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就泪流满面,声音沙哑了。

二十多岁的姚科长显得比蒋铁雄还要高兴。灰色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脚上穿一双毡靴,白皙的皮肤,不像军人,像文人。他说:“蒋铁雄是从战场上来的,现在又要走到战场上去,而其间的变化是,国民党少了一个干将,共产党多了一个专家!”掌声之中,姚科长站起来给蒋铁雄戴上了红花。

邱行湘没有鼓掌。为了掩人耳目,他使劲地搓了搓手——手热了,心也热了。他没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有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惬意,他感到夏天走在太阳下的烦躁。木桌上的瓜子和花生,他一颗也没有吃,反倒破例地抓过一盒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

昨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蒋铁雄悄悄把邱行湘唤醒,把几件衣物送给他。

“我要走了。去解放区。”

“……我在想,‘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跟了半辈子国民党,到头来走进解放区,是否有失节之嫌,我是心力交

瘁,惟望蒋兄三思!”

“你还要说些什么?”

“只有一句。你若有机会回溧阳,请代我看一眼我的老娘,若身上还有零钱,拜托你给她买几块饼干。”

蒋铁雄动怒了,为了不不惊动别人,他也只有一句:“你把枕头垫高好好想一想,你我在蒋介石手里究竟值几个钱?”

邱行湘虽然没有把枕头垫高,可是在蒋铁雄远走高飞以后,他确实好好想了一想。他想起1944年,国民党军第78师师长傅维藩驻防河南灵宝,当日寇进犯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密令傅师不战而退,而后为了掩盖他的不抵抗方针,竟以“作战不力”为理由把傅维藩就地枪决;他想起1933年,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而蒋介石快刀所及,并不排斥手持快刀的将领;他想起同一年,蒋介石在庐山办“暑期军官训练团”,凡参加受训的人,蒋介石都发给一把佩剑,剑长约三十厘米,剑柄刻“不成功便成仁”……想到这里,邱行湘眼睛睁大了,他感到若有所失,又感到若有所得。

邱行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可是他完全了解蒋铁雄。当解放军用枪对准他的后背,把他从战场上押走的时候,他没有举起双手;可是当解放军把枪放下后,在黄埔村口和井陘河边,他却自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这两方面的感受,使邱行湘顿生疑团,他不明白共产党手中究竟有什么法宝:一个躯体,用不着开刀,可以取出旧的魂魄,而放入新的什么东西。

开门红

童骁骑现在的业务开门红。在杭州时,许半夏看准郭启东不服气的脾气,知道他对裘毕正必生异心,所以在背人处向他抛出按运输费的百分之十给回扣的诱饵,果然一举拿下。他们公司虽然是新投产,但原料和出货细水长流,倒是天天都要为他们出车。因为市区禁止大卡车白天进城,所以运输常常只能在半夜里做,虽然还另外雇了两个司机,但童骁骑因为初次上手,认真得很,再说得对许半夏的投入负责。

只是不知道赵垒为什么会那么爽快地答应给童骁骑业务,虽然他那天早餐时特意过来向她道谢,说他很喜欢许半夏送到他房间的提子,但许半夏明白,像他这样握有实权的老总,几粒提子的好处在他眼里算个什么?他亲自过来道谢说明他为人大方有礼,至于同时给童骁骑拨出部分进货的运输给童骁骑做,则是大大出乎许半夏的意料。不过面对赵垒,许半夏没敢直露地提出给他回扣,不知是因为他显得比较正气还是怎么。反正关系已经搭上,以后有的是机会。赵垒公司的进货量大而集中,前天做过一次,跑得童骁骑焦头烂额,但是面对这么大的量,童骁骑觉得即使是累得吐血也值得。

最叫许半夏挠头的是打听来的从俄罗斯进口废钢的事,当时算了一下,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也不比自己收购废品的价格高,看来可行。可是最头痛的是,进口废钢的起运吨位很大,为此许半夏得准备五六百万左右的款项。许半夏如果把房子、车子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和拨到小陈、童骁骑名下所有产业全卖了,或许可以凑足这笔钱。可问题是去咨询了一下银行的朋友,像她这样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可以抵押的人,开信用证的话,必须向银行全数打入合同规定款项作为保证金,银行才肯把信用证开出来。可是废钢从俄罗斯船运到中国,中间得花去多少时间,这一笔偌大资金一直压在银行,小陈那里还怎么运作。许半夏实在垂涎这种进口废料生意。六点半,这么早的时间接

到童骁骑的电话,一定是有大事,当下毫不犹豫地问:“阿骑,你那渔霸朋友成事了?”

童骁骑在电话那头响亮兴奋地道:“哥们儿刚才给我电话,说他已经驾船离开出事地点。歪倒在滩涂的小马力机船是他拖来的无主船,借涨潮冲上滩涂,他离开时,看见小船已经倾覆。胖子,等下我就去海边看看什么情况。”

许半夏虽然早就知情,可不知怎的,竟有点担心。“你这个朋友下手倒是很快,不知有没有被起早在海涂边作业的人发现,不过那时正在涨潮,捕涨网渔民的渔民还没出来,应该没人发现。阿骑,你还是睡觉吧,当什么都没发生,别自乱阵脚。这个时候你巴巴儿地出现在海涂上,招人怀疑。”

童骁骑略有失望地道:“胖子,你就不想知道那边什么反应?我不能去,你总得去看看吧。”

许半夏道:“我当然要去,花那么多钱换来的一船废油,总得听个响儿吧?我心里也急啊,不过除非堆场那里打电话给我通报,否则我还是按时上班,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先得把自己撇清了再说。”

童骁骑恍然大悟。确实,他最近一直在外面跑,忽然而有事没事地在这个敏感时候回去凑热闹,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想?不用说,首先就会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他。于是忙道:“胖子,反正听你的没错。对了,今天下午赵总公司又有货船到码头,上一回,以前一直替他们公司跑运输的老叶看见我抢他的生意,非常不爽,总是叫他们的车子堵着我们不让装货,害我们那天起码少跑两趟。”

做了一回人

那地方大门紧闭,连边门都关了。那“孙子”也好像知道我们要去,早早就等在那里。他说领导们已经知道了,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先回去。他不再摸摸了,态度也不那么横了,又回到了小男孩模样。我们当然不能回去,我们说愿意等。那个阴阴的家伙没露脸,倒是听见里头有人喊,维权,维权,连他妈的婊子都要维权了!可是一直等到中午,还是没给答复。我去交涉,说是领导还在开会。我说行,领导开一天会我们就等一天,开两天会我们就等两天。他还嬉皮笑脸说,那领导要一直开会呢?我说,那我们就一直等,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时间富余。

这时外头已经明显热闹起来,马路对面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骑车的,拄拐的,蹬三轮拖板车的,还有一些老头老太。他们来了也不说什么,就是站在马路对面看。只是有一点很特别,他们都穿着工作服,是从前那种老式的印着厂标的工作服,有焦化厂的、钢铁厂的,也有缙纺织厂的、棉纺厂的。刘师傅特意在工作服里面打一条红领巾,红领巾似的特神气。他把那辆自制的小车摇来摇去,特意对我挥了挥手。

见到这情形那“孙子”脸色陡然就青了,一张娃娃脸转眼就裂开好几道口子,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还想闹事啊?也不等我回答,身子一扭就不见了。我听见小铁门咣当一响。我冷笑,他们想糊弄过去已经不可能。

这一刻,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突然回到身上。一股热烘烘的东西从心涌到了头,又从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她的两本日记。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切都有领导在考虑在安排,我们就把自己忘记了,不知道自己还有权利,好像我们只能为保健票为病假条为评先进操心。从前,在我们中间我不觉着什么,离开了也没觉着什么,好像只是日子艰难了才觉着孤单。可是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

我给对面鞠了一躬,深深的一躬。然后她们几个见了也都给对面鞠了一躬。那一刻,谁都没有出声,可是又觉得说了很多很多,在心里说的。那一刻的泪水是汹涌的,痛快的。那一刻的时间是静止的,凝重的。因为那一刻,用阿红的话说,猛然觉得自己活了这么大,到现在才知道啥叫个人。以至于结果如何,我们都不觉着重要了。赔礼道歉,经济补偿,要严肃处理等等,听上去好像都很遥远,跟我们关系不大的样子。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种人。

做人的感觉确实很好。走路轻快,吃饭香甜,睡觉踏实,时不时地还哼两句。

肥肥要回家了。她过来道别,说得眼圈红红的,可我看得出,她心里特高兴。夫妻俩为这事已经争吵了很久,现在老公总算想明白了,城里再好也是别人的,看得见摸不着,等于零。她老公发誓赌咒要对她好,还说回去就打算怀孩子。说到这些,我心里也有点酸。他们家其实并不很差,只是强子这些年被发财搞懵了,总以为城里能挣大钱,弄得人家不家业不业。肥肥是多好的女人啊,为丈夫做出了这么大牺牲。现在老公总算回心转意了,她也算熬出头了,怎么着也该庆祝一番。